

咸淳《临安志》宋版“京城四图”地名辨正

姜青青

提 要：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14 年度重点课题“咸淳《临安志》宋版‘京城四图’复原研究”基本恢复了宋版“京城四图”的原有信息，保证了其真实性和完整性。该课题成果出版 10 年来，笔者陆续发现其中还存在若干误识地名，刘未《南宋临安城复原研究》又指出了 10 多处误识地名。通过对宋版原图的再次辨识，参考其他版本“京城四图”、历史地图以及相关文献记载，笔者对这些误识地名逐一进行考辨，纠错存正，修正地名共计 11 处，在此基础上制作了更趋精准的宋版“京城四图”复原修正图。

关键词：咸淳临安志 皇城图 京城图 西湖图 浙江图

咸淳《临安志》“京城四图”，即《皇城图》《京城图》《西湖图》《浙江图》，包含 1582 个地名，向为研究南宋临安城的重要舆图。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14 年度重点课题“咸淳《临安志》宋版‘京城四图’复原研究”^①（以下简称“京城四图研究”）对业已模糊不堪的宋版四图的 444 条地名进行释疑考证，总体复原成功率达到 97.97%，使得宋版四图中 99.43% 的地名现已清晰呈现，基本恢复了宋版“京城四图”原有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。

刘未《南宋临安城复原研究》^②（以下简称“临安城复原”）通过宋刻本咸淳《临安志》、嘉靖本和万历本《西湖游览志》等版本“京城四图”的比勘，又指出“京城四图研究”中存在 10 多处误识地名。本文就现已发现的“京城四图研究”存在的误识地名，逐一进行考辨，并以此更新一套更趋精准的“京城四图”复原图。

一 本文作者陆续发现并有修正的误识地名

（一）“府后门”，当作“省后门”

该地名位于《皇城图》上端“凤凰山”左下。“临安城复原”《皇城图》校正图也作“省后门”。笔者对此地名有修正，并有论述：“‘省’字稍有模糊，咸淳《临安志》文澜阁四库全书本、汪远孙振绮堂刊本、南京图书馆丁丙藏本、浙江图书馆碧萝馆藏本中的《皇城图》摹绘图，无一例外均作‘府后门’。但从这座门所处‘前近帝阙，后涉禁山’的地理位置来看，当作‘省后门’。所谓‘省’，即‘入内内侍省’和‘内侍省’。”^③修正该地名的《皇城图》初刊于《韵味杭州》《杭州史稿》等书籍。^④

① 参见姜青青：《〈咸淳临安志〉宋版“京城四图”复原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 年。

② 参见刘未：《南宋临安城复原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4 年。

③ 姜青青：《从宋版“京城四图”看临安城基本保障系统的构建》，《国际社会科学杂志》2016 年第 33 卷第 3 期。

④ 参见韵味杭州编委会：《韵味杭州》，外文出版社，2016 年，第 41 页；周膺、吴晶：《杭州史稿》第 3 卷《两宋近世化》，当代中国出版社，2017 年，第 58 页。

（二）“晋宁坊”，当作“普宁坊”

该地名位于《京城图》左下御街上“观桥”之下。“临安城复原”《京城图》校正图也作“普宁坊”。此处宋刻雕版疑似有一道从右侧版框横贯至此的裂隙划过（“京城四图研究”出版时对该图版框处的断裂有修复），导致“普”字上端笔画受损，印刷后形同“晋”字。识读时未加注意此细节，且未经他本比勘，由此产生讹误。修正该地名的《京城图》初刊于《遇见宋版书》。^①

（三）“绿渚”，当作“淶渚”

该地名位于《西湖图》上端。“临安城复原”《西湖图》校正图也作“淶渚”。咸淳《临安志》卷74：“（新城县）周侯庙：在太平乡一十三里，地名淶渚。淳祐间敕赐辅德庙为额，封翊应侯，后加宣灵。”^② 民国《新登县志》卷7：“周王庙：在县南十里淶渚，祀邑周孝子雄。宋端平二年封翊应将军……咸淳十年加封广灵侯。”^③ 修正该地名的《西湖图》初刊于《西湖一千年——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》和《龙飞凤舞到钱塘——南宋皇城寻踪》。^④

（四）“花园”，当作“花团”

该地名位于《浙江图》中部“护圣教场”右端。“临安城复原”《浙江图》校正图也作“花团”。咸淳《临安志》卷19：“花团：在城南，今冠巷口与钱塘门里亦有之……已上团市皆四方物货所聚，姑载其大略，余不悉书。”《浙江图》上的“花团”当是城南清水闸附近的一处花市，与浑水闸一侧的“菴团”隔河相望。该地名相关版本的正误比勘参见《明嘉靖初刻〈西湖游览志〉“宋朝三图”的文献价值》。^⑤

二 “临安城复原”指出“京城四图研究”误识地名之辨正

“临安城复原”对宋版“京城四图”制有校正图和“咸淳《临安志》图校勘表”^⑥。该校勘表选取宋刻本咸淳《临安志》、嘉靖本和万历本《西湖游览志》，以及刘未博士学位论文《南宋临安城复原研究》（2011）校正图和“京城四图研究”复原图等不同版本“京城四图”^⑦，从中提取了刘未博士论文与“京城四图研究”存在明显分歧的82处地名，计有《皇城图》8处、《京城图》13处、《西湖图》40处、《浙江图》20处，通过比勘来确定“临安城复原”校正图上的地名。其中，对“京城四图研究”识读地名提出异议的有13处，分别是《皇城图》3处、《京城图》7处、《西湖图》2处、《浙江图》1处。而《皇城图》和《京城图》重见地名1处，故而该表中对“京城四图研究”提出异议的地名实际为12处。

笔者对“京城四图研究”和“临安城复原”校正图、校勘表有异议的地名辨正如下：

① 参见姜青青：《遇见宋版书》，浙江摄影出版社，2019年，第9页。

② 潜说友：咸淳《临安志》卷74“新城县”条，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，第23页。以下凡引用该书者不再一一注明。

③ 徐士瀛等：《新登县志》卷7，台北成文出版社，1970年影印本，第432页。

④ 参见陈文锦：《西湖一千年——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》扉页插图，杭州出版社，2020年，第1页；姜青青：《龙飞凤舞到钱塘——南宋皇城寻踪》，杭州出版社，2020年，第242页。

⑤ 参见杭州档案馆编：《西湖有志 肇始于此——〈西湖游览志〉〈西湖游览志余〉名家解读》，杭州出版社，2024年，第131页。

⑥ 刘未：《南宋临安城复原研究》，第38—41、203—207页。

⑦ 嘉靖本和万历本《西湖游览志》未刊刻《皇城图》，又将改绘的余下3幅图易名为《宋朝京城图》《宋朝西湖图》《宋朝浙江图》。

（一）《皇城图》

1. “水门”，“临安城复原”作“南水门”。

该地名位于《皇城图》左下大内“东便门”右下侧。核查宋版原图，当从“临安城复原”作“南水门”。《梦粱录》卷7：“城东南门者七：曰北水门，曰南水门，盖禁中水从此流出，注铁沙河及横河桥下，其门有铁窗栅锁闭，不曾辄开。”^①

2. “蛾眉山”，“临安城复原”作“峨眉山”。

该地名位于《皇城图》右上角“皇城图”牌子下方。核查宋版原图，当从“临安城复原”作“峨眉山”。又，《京城图》“京城四图研究”复原图和“临安城复原”校正图均据宋版原图作“峨嵋山”。乾道《临安志》卷2：“径山坊[峨眉山巷]。”^②咸淳《临安志》卷22：“峨眉山：在秘书省对山，有八眼井。”

3. “祭星堂”，“临安城复原”作“祭星堂”。

该地名位于《皇城图》右上“岳庙”下方。（“京城四图研究”《京城图》重见“祭星堂”）。《京城四图研究》考释有言：“宋图首字稍有模糊，后二字可辨为‘星堂’；清图作‘乐星堂’。细辨宋图墨迹，当作‘祭星堂’，清图误识。祭星为古代传统祭典之一，宋代未废，《玉海》卷九九‘皇祐汴河祭星’条：‘四年春二月丁亥，诏每岁汴口祭河，兼祠十七星。初司天监灵台郎王太明言：汴河之祭不及星。诏司天详定，汴河口祭星自此始。’宋图‘祭星堂’左上即与其颇多关涉的‘浑仪所’‘太史局’。清图作‘乐星堂’，其意费解，当是因‘祭’‘乐（乐）’字形相近而误。”^③

“临安城复原”提出该地名为“祭星堂”的理由是：“祭字咸淳本（《临安志》）上半部分不甚清晰，从下半部分看，与同书所刻祭、乐二字均有较大差别，暂释为祭，亦祭祀之义也，唯书中或误刻为荣字。”^④因为宋版字迹的不甚清晰，“临安城复原”对此地名的辨识持审慎态度，只是暂定为“祭星堂”。

祭，古代一种以星辰山川之神为对象的祈福禳灾的祭祀礼仪，《周礼》为“六祈”之一。东汉郑玄：“祭，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。”^⑤又对《礼记》所谓“幽宗，祭星也。雩宗，祭水旱也”注云：“宗，皆当为祭字之误也。幽祭亦谓星坛也。星以昏始见，祭之言营也。雩祭，亦谓水旱坛也。”^⑥

需要注意的是，祭作为一种源自先秦时期的传统祭法，宋代殊少见到以“祭星”为名的祭祀行为，而元代则屡见不鲜。如《元史》卷72：“日星始祭于司天台，而回回司天台遂以祭星为职事。”又如《元史》卷27：“（延祐七年八月戊申）祭星于司天监……（丁卯）宫人官奴，坐用日者请太皇太后祭星，杖之，籍其资……（十二月）乙丑，祭星于回回司天监四十昼夜。”^⑦元代祭星为常见祭礼，由专门天文机构执行，且祭星与祭日的祭法不许混淆，否则将受到严惩。

① 吴自牧：《梦粱录》卷7“杭州”条，“西湖文献集成”，杭州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2册，第110页。

② 周淙：乾道《临安志》卷2“坊市·左一厢”条，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仁和孙氏寿松堂刊本，第15页。

③ 姜青青：《〈咸淳临安志〉宋版“京城四图”复原研究》，第111页。

④ 刘未：《南宋临安城复原研究》，第203页。

⑤ 郑玄：《郑玄集·周礼注》卷25，齐鲁书社，1997年，第148页。

⑥ 郑玄：《郑玄集·礼记注》卷23，第289页。

⑦ 《元史》卷72《祭祀一》，中华书局，1976年标点本，第1780页；《元史》卷27《英宗一》，第605、608页。

而在缺乏“祭星”语境的南宋，临安城吴山之上并无可能存在这样标榜的建筑物。《皇城图》《京城图》上的“祭星堂”右下为“忠清庙”（祭祀伍子胥），咸淳《临安志》卷71：“（忠清庙）绍定四年庙再毁，有旨赐缗钱重建。嘉熙三年赵安抚与欢又易而新之。庙前旧有星宿阁，至是阁成，摭‘英卫’二字以名，理宗皇帝亲洒宸翰赐焉……咸淳四年五月，积雨廊庑坏，安抚潜说友重行修治，视旧增壮。”又同卷赵与欢《英卫阁记》：“英卫阁者，始建吴山忠清庙，阁名今上皇帝亲洒宸翰以赐者也。初，山有星宿阁直庙之前，堪舆家指为龙首……其生也，家则为孝子，国则为忠臣；其没也，上则为星辰，下则职江海，所谓越宇宙而挺生，亘古今而长存者。”

据此推断，“祭星堂”当由“星宿阁”（亦名“英卫阁”）而来，本是忠清庙的一部分，所谓“祭星”或与被神化为“上则为星辰”的伍子胥有关。再检咸淳志“忠清庙”相关记载，如“大中祥符五年，朝廷以海潮大溢，冲激州城，诏本州每岁春秋醮祭，学士院撰青词”，如王安国记文“（嘉祐）八年六月，庙成，公（指当时知杭州沈遘）遂祭享……严严之堂，有翼其庑。凭附之威，观者俯俦。众曰迄事，公即大祭”，均未见有“祭星”措辞。

本文在此附上宋版《皇城图》《京城图》上的两处“祭（祭）星堂”原迹插图（见图1），孰是孰非，还请方家指教。在“祭星”未能定论之前，本文所附这两幅修正图不作改动，仍作“祭星堂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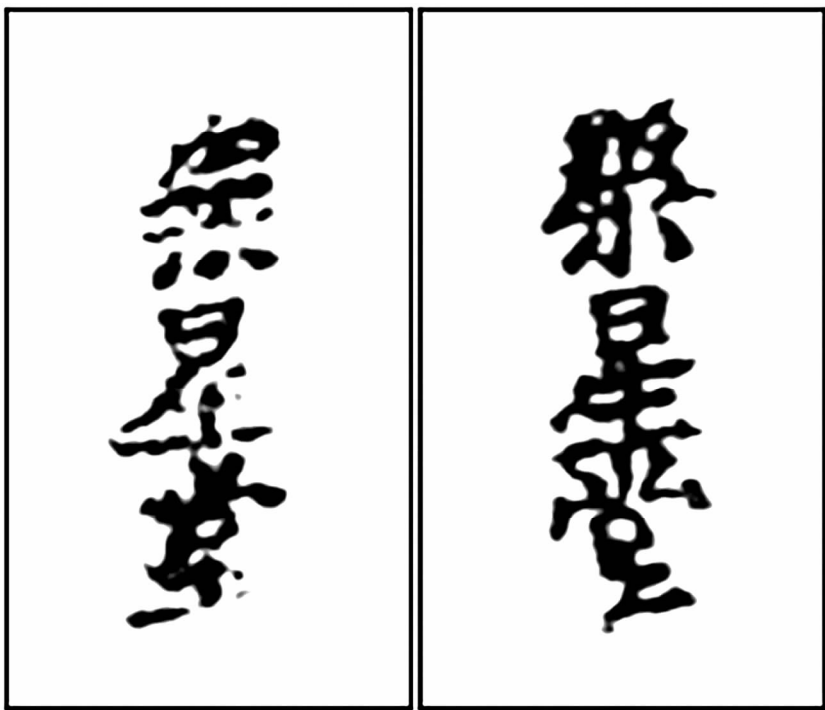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宋版“祭星堂”现存字迹，右为《皇城图》，左为《京城图》

（二）《京城图》

1. “教驥院”，“临安城复原”作“骐驎院”。

该地名位于《京城图》上端“清波门”左下两处“教骏营”之间。核查宋版原图，当从“临安城复原”作“骐驎院”。“京城四图研究”误识，而且，《皇城图》在这一地区的同地名也

识作“骐驎院”。乾道《临安志》卷1：“骐驎院、教骏营，在紫坊岭下。”^①咸淳《临安志》卷9：“左右骐驎院：在漾沙坑。以二十四匹为额，日朝参则二院御者各以三马南向立于和宁门之外……左右教骏营：在院之左右。”

2. “祭星堂”，“临安城复原”作“祭星堂”。

该地名位于《京城图》中部“朝天门”之上“忠清庙”左上方。《皇城图》重见该地名，相关辨正详见前文。

3. “荣王府桥”，“临安城复原”作“福王府桥”。

该地名位于《京城图》下端中央“福王府”上方。“京城四图研究”不误。“京城四图研究”对此地名有专门考证：“宋图漫漶之极，但为四字地名可确定无疑，清图作三字地名，未确，而明图作‘福王府桥’，考诸临安城相关文献，未见有关‘福王府桥’的记载。细辨宋图墨迹，当作‘荣王府桥’。《淳祐志》卷7：‘荣王府桥。’……‘荣王府桥’宋以后改称‘荣府桥’或‘府桥’，屡经改建，今仍在杭州市东河之上，称‘荣府桥’。”^②又，《梦粱录》卷7：“沿大河直至曰望仙桥，次曰宗阳宫桥。介真道馆前曰三圣桥，荣王府前曰佑圣观桥。沿河看位前曰荣王府桥。常庆坊东北曰太和楼桥，俗名‘柴垛’。”^③

“临安城复原”当是因循明图而误识，且其所制《南宋临安城复原地图（分图15）》在此地域的地名标识也为“荣府桥”^④，且其复原地图索引中仅见“荣府桥”，F声母的地名中未见“福王府桥”。故而，该地名“京城四图研究”并未误识。

4. “义和坊”，“临安城复原”作“羲和坊”。

该地名位于《京城图》中部“御街”右下方。核查宋版原图，当从“临安城复原”作“羲和坊”。咸淳《临安志》卷19：“羲和坊〔寿安坊对，俗呼炭桥巷〕。”《梦粱录》卷7：“羲和坊曰芳润桥，元名炭桥。”^⑤

5. “晋宁坊”，“临安城复原”作“普宁坊”。

该地名位于《京城图》右部“观桥”右下方。“京城四图研究”此误识地名已有更正，详见前文。

6. “五圣庙”，“临安城复原”作“三圣庙”。

该地名位于《京城图》下端中央“崇新门”之上“全府”右上方，“丰乐桥”右下方。核查宋版原图，当从“临安城复原”作“三圣庙”。

“三圣庙”也称“旌忠庙”“旌忠观”。咸淳《临安志》卷72：“旌忠庙：在丰乐桥，俗曰‘三圣庙’。按，神一姓高，名永能，绥州人；一姓景，名思谊，晋州人；一姓程，名博古，河南府人〔程氏子孙今有居饶州者〕。元丰元年同为统军，力战于银川，挺身抗虏以没。始庙食于凤翔府和尚原……中兴初，屡以助顺讨贼功，赐庙曰‘旌忠’，加封六字王……庙旧在清冷桥北，绍兴十九年，杨殿帅存中请以‘旌忠’赐为观额。后因德寿宫开拓，徙建今处，即觉苑寺

① 周淙：乾道《临安志》卷1“军营”条，第12页。

② 姜青青：《〈咸淳临安志〉宋版“京城四图”复原研究》，第152页。该书有关“京城四图”的版本省称，“宋图”指“中华再造善本”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版咸淳《临安志》，“明图”指中华书局2008年影印杭州市档案馆藏明嘉靖版初刻初印本《西湖游览志》，“清图”指清道光十年（1830）钱塘汪氏振绮堂本咸淳《临安志》。

③ 吴自牧：《梦粱录》卷7“大河桥道”条，“西湖文献集成”，第2册，第111页。

④ 刘未：《南宋临安城复原研究》附图《南宋临安城复原地图（分图15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4年。

⑤ 吴自牧：《梦粱录》卷7“小河桥道”条，“西湖文献集成”，第2册，第112页。

废址也。自嘉泰辛酉至淳祐壬子，观凡三毁，惟庙岿然独存。”同书卷75：“旌忠观：在丰乐桥。”

7. “旧竹山阁”，“临安城复原”作“羽院旧竹山阁”。

该地名位于《京城图》上端中央“府治”上方、“总辖房”右上城墙上。“京城四图研究”对这两个地名有较为详尽的考释，现摘录其要点如下：“‘总辖房’右上城墙上地名，宋图正是两页拼缝处，字迹残损，已不知此处有几个地名，惟可辨识一‘山’字；清图付阙；明图在此有两个地名，左起分别作‘旧竹山阁’‘羽院’。细辨宋图墨迹，虽残存‘山阁’二字（‘阁’字残余半边勉强可辨），当参考明图作‘旧竹山阁’。……《咸淳志》卷五二：‘竹山阁，旧在玉莲堂西竹园山，淳祐九年赵安抚与欢建阁其上，理宗皇帝御书竹山阁扁以赐。景定三年，魏安抚克思移置讲易堂之东南。’又卷一六《府治图》左下角绘有‘隐隐隆起’的‘竹园山’，其右上方绘有一丛竹子，当是‘旧竹山阁’的遗存。”“又，明图‘旧竹山阁’右首标有‘羽院’，该地名似不存在。一是……所谓‘羽院’即‘道院’，然宋图及相关文献只称‘道院’，未见有称‘羽院’者。宋图《西湖图》苏堤第四桥北端有‘崇真道院’，明图改作‘崇真羽院’，是‘羽院’之称，或源于明代；二是‘羽院’和‘旧竹山阁’并排竖列，按照明图所示当分成3个竖列，等于横列占3个字的宽度，而以宋图《京城图》这一带地名所占位置大小分析，此处虽在两页拼缝处，原纸或有缩拢缺损，但参考‘府治’（即大方框中地名）上方位置的‘香远楼’‘金厅门’，以及下方‘竹山阁’的墨迹宽度，都不像还有能刻写3个字的余地；三是以宋图《京城图》城墙上地名所占位置的特点来看，除了横列地名外，在雉堞垛口处最多只有2个竖列的地名，没有一个垛口中并存3个竖列文字的例子。以此分析，明图中的‘羽院’即使在宋图上真有对应的道院地名，但其原来位置是否就在这里，都值得商榷，故该‘羽院’之名当作衍文删除之。”^①

“临安城复原”对此地名未见辨识文字。故而，本文所附《京城图》修正图不作改动，仍作“旧竹山阁”。

（三）《西湖图》

1. “东山衙”，“临安城复原”作“东山衙”。

该地名位于《西湖图》苏堤北侧“岳鄂王坟”左边。宋图、明图和清图均作“东山衙”。“临安城复原”据咸淳《临安志》卷30“东山衙，在耿家步之北，内有仙姑山”，将此地名改为“东山衙”。

衙，衙衙，今写作“胡同”，街巷之义。又，衙，明杨慎《丹铅总录》卷6：“《南史》东昏侯遇弑于西弄，宫中别道，如永巷之类也。《楚辞》‘五子用失乎家衙’，衙音哄。所云弄者，盖衙字之转音耳。元《经世大典》所云火衙，注即音弄。”^②清翟灏《通俗编》卷24：“衙实古字，非俗书，特其音义皆与巷通，为与今别耳。元《经世大典》有所谓火衙者，注云：衙音弄。盖今音乃自元起。”^③由此可见，“衙”“衙”两字同义且同韵。

翟灏以为“衙”的发音源自元代，但从宋版《西湖图》来看，南宋实已有之。今杭州西湖区此地有“东山弄”，“弄”字当是由“东山衙”而来。《杭州地名志》：“东山弄 Dōngshān Lòng：指曙光路南段西侧之地域名称。东山弄原为一山间小路，‘在耿家步北，内有仙姑山’。

① 姜青青：《〈咸淳临安志〉宋版“京城四图”复原研究》，第181—183页。

② 杨慎撰，王大淳笺证：《丹铅总录笺证》卷6“西弄”条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229页。

③ 翟灏：《通俗编（附直语补证）》卷24“衙”条，商务印书馆，1958年，第541页。

《西湖游览志》卷九：‘履泰山之西，为仙姑山、张宪墓。仙姑山之西、东山巷口，可通古荡、西溪，灵隐山脉至此少伏，若断而连。其旁有桃花巷，旧有净胜院，俗称升仙宫，宋时，女僧妙清建。’^①这段引文中“东山巷”和“桃花巷”的“巷”字，嘉靖本《西湖游览志》均作“街”^②。乾隆本《湖山便览》卷5多处说到该地名，则是“街”“衢”并用：“仙姑山：一名灵苑山，一名东山……有仙姑泉，其进路为东山街。”“石板巷：有大小二巷，小石板自东山街进路……”“鲍家田：在东山衢西北”^③。民国时期我国进入科学测绘地图的时代，各种有关杭州的地图中多有“街”字地名出现，这当中自然也有“东山街”（见图2）。所以，自宋、元、明、清以至今天，该地名的“街”在读音上一脉相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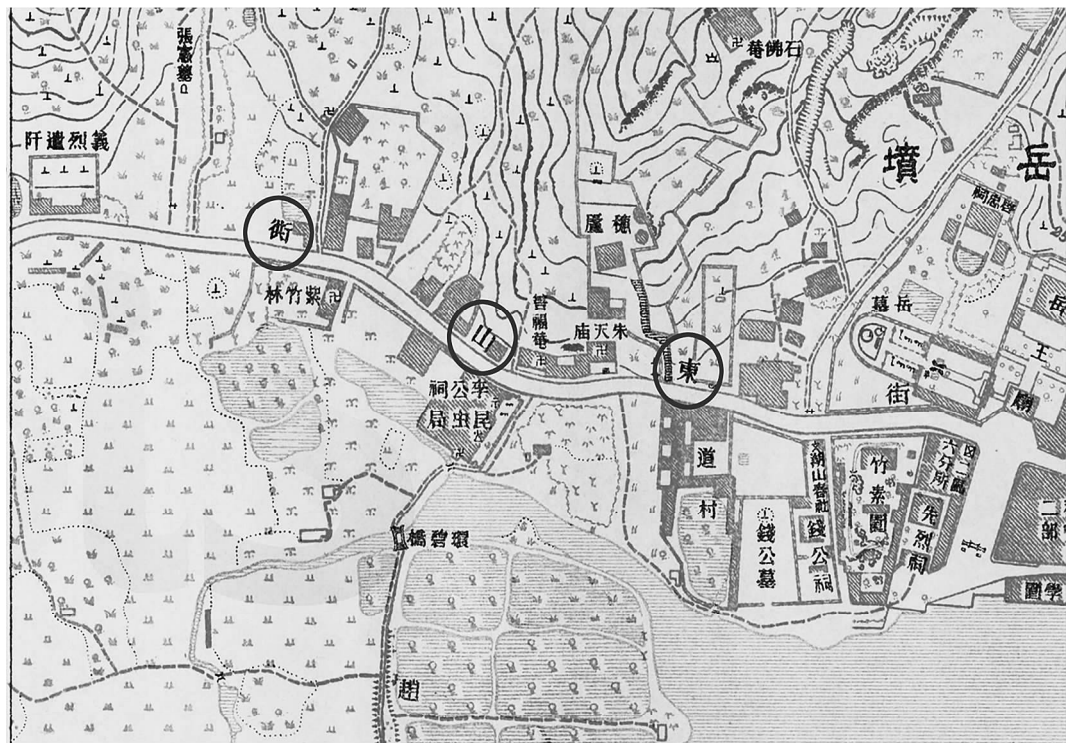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民国17年（1928）测绘地图上的东山街^④

综上可见，该地名“街”“衢”两可，而从音、义兼顾来看，“京城四图研究”《西湖图》依据宋版原图识别为“东山街”，并无不妥。

“京城四图研究”中发现的宋版“京城四图”的明显错处，均有修正。如《西湖图》中苏堤北侧、栖霞岭下的“北新路”，宋图原误作“南新路”。因为该图在苏堤之南已有“南新路”之名，故苏堤之北不应再有“南新路”。为此，“京城四图研究”据《武林旧事》等记载将其更

① 杭州市民政局、杭州市地名委员会编：《杭州地名志》，杭州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920页。

② 田汝成：《西湖游览志》卷9，中华书局，2008年影印杭州市档案馆藏嘉靖初刻初印本，第9页。

③ 翟灏、翟瀚：《湖山便览》卷5，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刊本，第10、11、15页。

④ 参见杭州市住房保障局编：《90年前的杭州——民国〈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图〉初读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21年，第144—145页。

正为“北新路”^①。而对“东山街”这样并无可能产生歧义、却能接续古今读音的地名，仍以遵循宋版原图为宜。这也类似《皇城图》的“峨眉山”和《京城图》的“峨嵋山”，一地而各表，无妨。

2. “殿前步军”，“临安城复原”作“步前步军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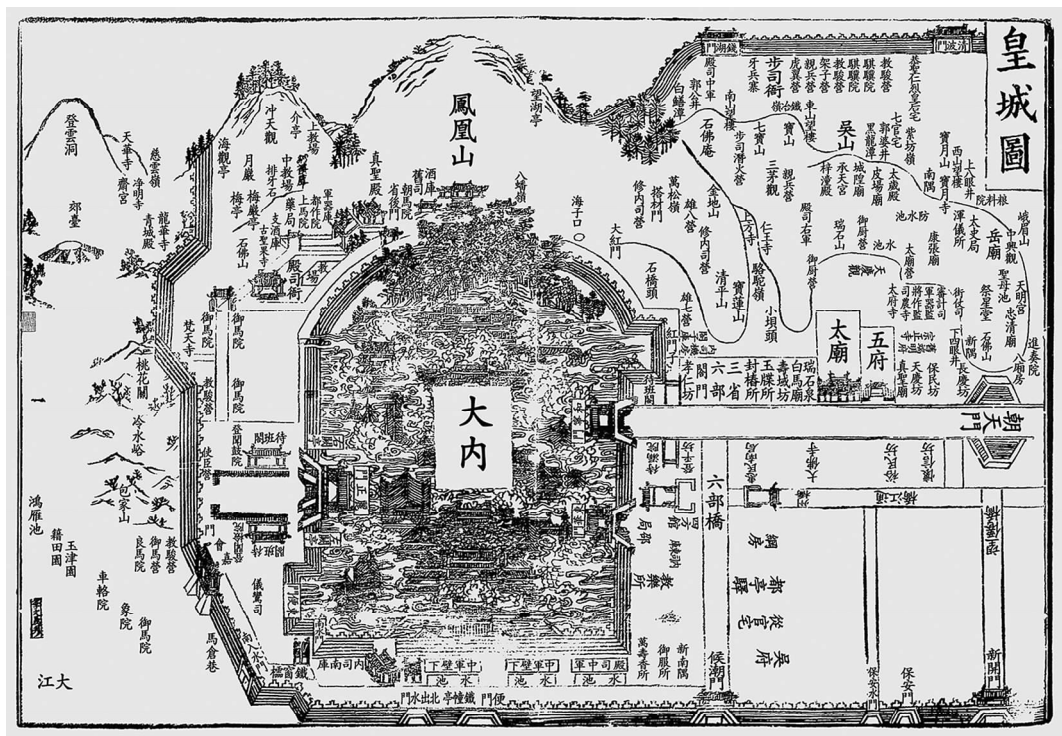
该地名位于《西湖图》湖西“行春桥”上端，宋图较为漫漶，明图和清图均作“步前步军”。咸淳《临安志》卷14：“前军步军二寨 [教场在行春桥]：在曲院、独角门。”综合图上相关地名之间的方位，这应是前军步军在独角门附近的一寨。故可从“临安城复原”以及明图和清图作“步前步军”。

(四)《浙江图》

“枇杷园”，“临安城复原”作“樱桃园”。

该地名位于《浙江图》下方“新开门”之上“教场”“东花园”左侧。核查宋版原图，当从“临安城复原”作“樱桃园”。南宋杨和甫《行都纪事》：“两樱桃园，七宝山并荐桥门外是也。”^②咸淳《临安志》卷18：“崇新门 [俗呼荐桥门]。”《浙江图》上这座“樱桃园”，所处正是崇新门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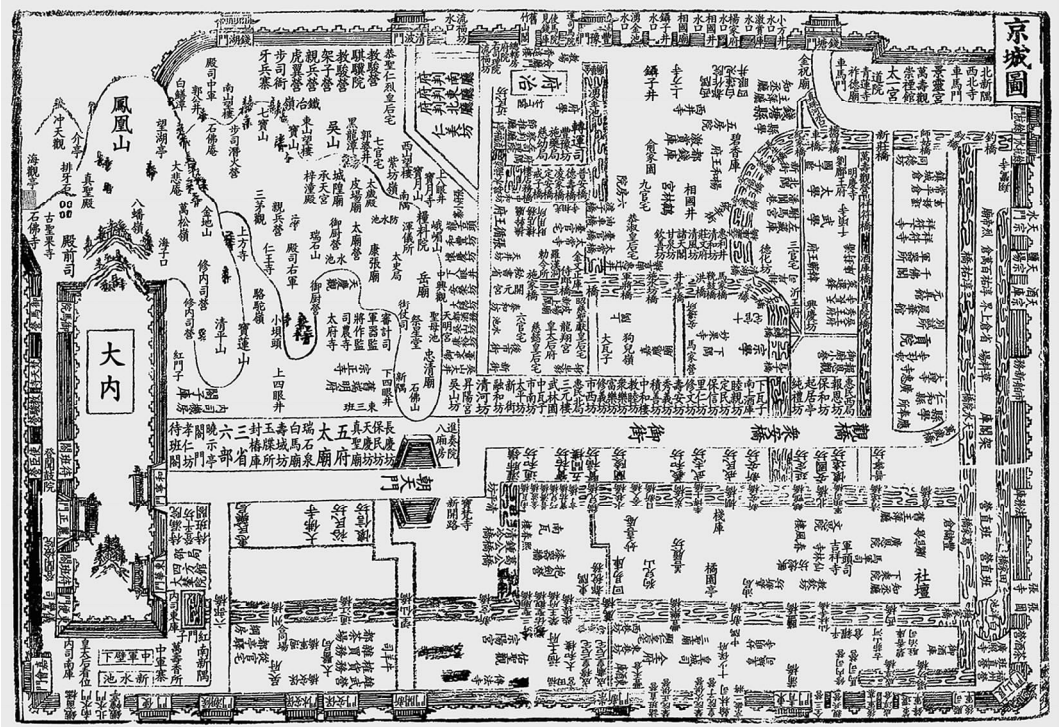
附图：咸淳《临安志》宋版“京城四图”笔者复原修正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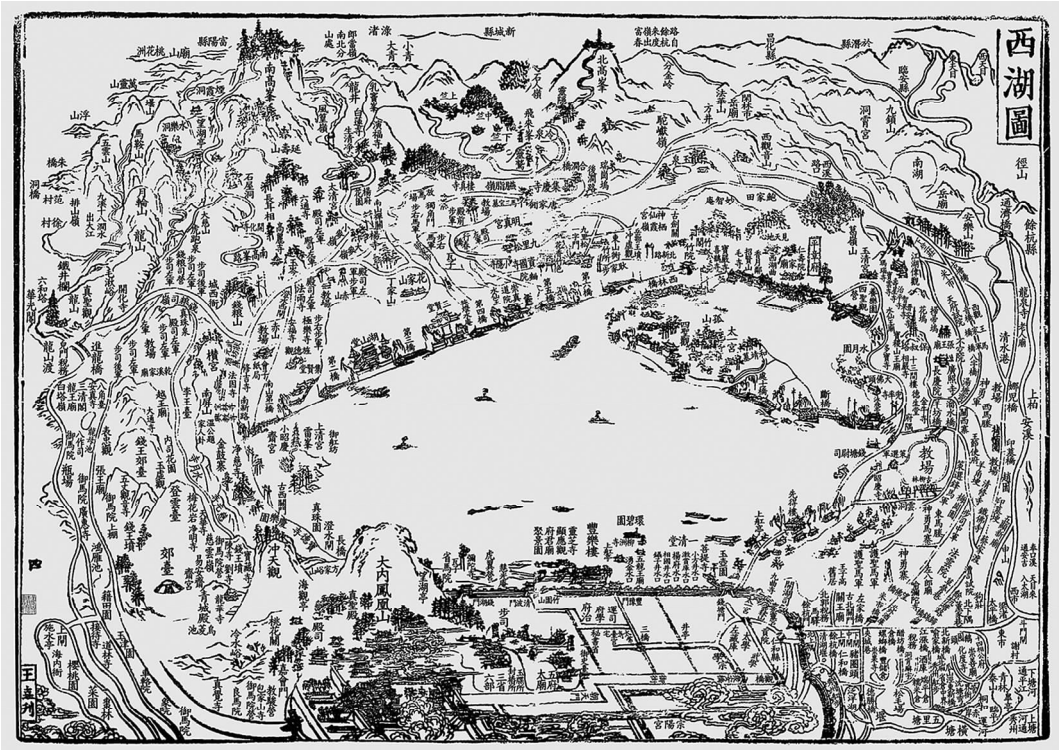
附图1 咸淳《临安志》宋版“京城四图”之一《皇城图》

① 姜青青：《〈咸淳临安志〉宋版“京城四图”复原研究》，第222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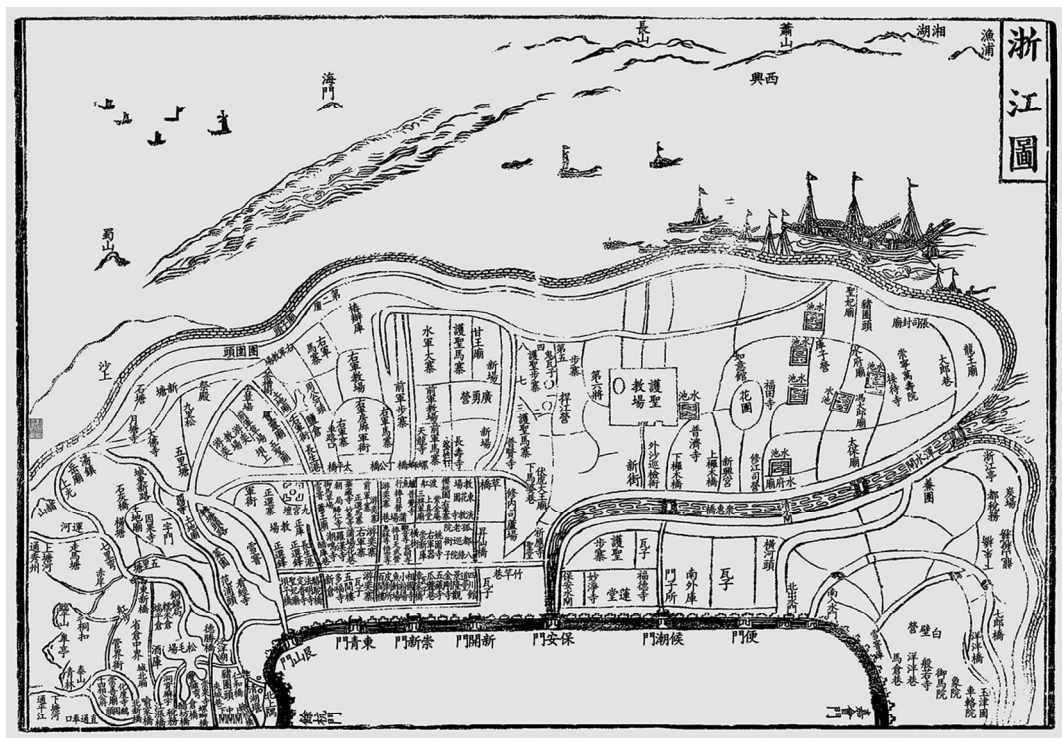
② 陶宗仪：《说郛》卷20，中国书店，1986年影印本，第14页。



附图 2 咸淳《临安志》宋版“京城四图”之二《京城图》



附图 3 咸淳《临安志》宋版“京城四图”之三《西湖图》



附图4 咸淳《临安志》宋版“京城四图”之四《浙江图》

结 语

本文涉及辨正的“京城四图”地名合计16处（另有重见地名1处），其中笔者发现并有修正4处；对与“临江城复原”有异议的12处地名（其中笔者已作修改1处），接受其意见的有7处，仍持原名4处。是以本文所附宋版“京城四图”实际修正地名共计11处，其中《皇城图》3处、《京城图》4处、《西湖图》2处、《浙江图》2处。

（作者单位：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新闻和发展研究所）

本文责编：周 全 宿万涛